

陈鸿飞图书馆生涯考察

杨永华 (福建商学院图书馆 福州 350506)

摘 要 陈鸿飞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文章通过查找民国时期齐鲁大学及齐鲁大学图书馆编印的《齐大半月刊》《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上海中国流通图书馆编印的《中国流通图书馆开幕特刊》和福建省立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十进分类法节要》等资料,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上海市政府公报》等民国时期报刊,对陈鸿飞的生平与贡献进行梳理,包括他在齐鲁大学图书馆、上海各图书馆以及福建各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介绍其著述成果以及图书馆学成就。

关键词 陈鸿飞 图书馆学家 福建省图书馆 齐鲁大学图书馆

1 陈鸿飞的图书馆生涯

陈鸿飞,山东益都人。据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份录取报告显示,陈鸿飞 1931 年考进文华图专之前,曾在齐鲁大学图书馆工作两年,1931 年陈鸿飞 28 岁。^[1]由此推断,陈鸿飞大约生于 1904 年。

1.1 早期求学与工作

陈鸿飞的家庭背景及早年求学经历待查,目前能确定的是其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于 1929—1931 年服务于齐鲁大学图书馆,任图书馆主任。齐鲁大学图书馆成立于 1917 年,1922 年由加拿大危培革 (Winnipeg) 之奥古士丁 (Augustine) 长老会支会捐赠巨款建成新馆,之后,聘请多位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生任图书馆主任。在陈鸿飞任职之前的前两位主任是同样毕业于文华图专的桂质柏和皮高品,其中桂质柏参酌本国情况,编制《杜威书目十类法》,改编了中文图书。1926 年,桂质柏赴美留学,皮高品接任。1928 年,皮高品去职,陈鸿飞接任。^[2]陈鸿飞在任期间,齐鲁大学图书馆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绩斐然可观”,尤其是馆藏图书增长迅速,1929 年馆藏图书总数为 24000 册,到 1930 年达到 6 万册^[3],1931 年达到 86284 册^[4],在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中仅次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5]。为此,《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发专文介绍齐鲁大学图书馆新书入藏情况^[6]。此

外,陈鸿飞还利用《齐大半月刊》刊登图书馆相关信息,如本校图书馆报告、图书馆已编书目、图书馆大扩充等等^[7],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同时也更方便为全校师生提供服务。1931 年,为了加强图书馆理论的学习,陈鸿飞考取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共 9 人),成为文华图专本科第十届学生,与童世纲、吕绍虞、邓光禄等人同学。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职位由第一届文华图专讲习班学生邢云林暂代。^[8]陈鸿飞在文华图专就读期间,对图书馆理论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选为《文华图书科季刊》编辑部主任^[9],并于 1933 年发表《册府元龟引得》^[10]。1933 年 6 月毕业后仍回齐鲁大学图书馆工作,任图书馆主任,直至 1935 年底。

1.2 赴沪工作

1936 年,陈鸿飞从齐鲁大学图书馆辞职,转任上海市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笔者在上海市府公报 (1936 年 10 月 13 日) 查到陈鸿飞的委任状:“上海市政府令:兹委任何积馀、杨玉华、陈鸿飞、陶祖鏊为上海市图书馆总务、征集、编藏、流通部主任。此令。”^[11]在陈鸿飞入职上海市图书馆的同一时间段,他也曾毛遂自荐前往东方图书馆求职,商务印书馆李泽彰在回复张元济函中云:“(东方图书馆)馆事暂由杨静盦君代理。齐鲁大学前图书馆主任陈鸿飞君现在上海赋闲,朱经翁正在约谈中。”^[12]最终,东方图书馆馆长由

文华本科第九届毕业生徐亮担任。陈鸿飞在上海市图书馆编藏部的工作是极为出色的,1937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专门刊登了陈鸿飞所做的征集及编藏工作纲要,纲要极为详尽。其中图书征集程序分为:介绍及征选、审查、定购、点收、登记、其他事项等6大项59个小项;图书馆编藏程序分为:检收征集部送交图书、装订及修补、编目、分类、标题、编索书号、制卡、写书签书标、排卡、归库、编制书本目录、其他事项等12大项115个小项。这个纲要,在图书馆手工采访及编目时代,是考虑相当周全且很有可操作性的,就是在图书馆采用计算机管理的时代,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38年,陈鸿飞从上海市图书馆离职,与上海文化界名流丁福保、屠诗聘、陆步洲等筹划建立中国流通图书馆,陈鸿飞任馆长。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外交通要地、工商重镇,居民数百万,但向以缺乏公开图书馆为憾。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避难去沪者,其中不乏苦心就学探研学术者,但以图书缺乏、参考不便而中途辍学者众多。再者,以往许多图书馆因战事被毁,即使幸存者,复因经费艰困,亦多数停办,致使无数好学青年,坐失宝贵之时光,无求学之机缘。^[13]¹上海界热心文化事业的名流及沪上图书馆界查修、黄警顽等人有鉴于此,组织筹备中国流通图书馆。修函各出版家及藏书家,征募珍籍,藉广收藏,至开幕时,先后收到各方捐赠图书数千种,寄阅书万余种,共计10万余册。中国流通图书馆设有读者服务部、流通部、总务部、编审部及读书辅导部,由馆长陈鸿飞兼任编审部主任,图书采用皮高品氏《中国十进分类法》分编。^[14]中国流通图书馆的办馆特色之一是设立读书辅导部。关于读书辅导,该馆章则规定:凡该馆读者,如于自学各科,发生疑难,欲获解答者,均可参加该馆读者辅导,辅导范围有:讨论读者之自学计划;辅导各科入门;介绍读物以及解答读者疑难。^[13]⁴⁸这种性质的读书辅导部类似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但范围更广,尤其是讨论读者自学计划和辅导各科入门,对社会青年自学提升、职业规划都有相当裨益。

1939年至1940年初,陈鸿飞在上海图书馆界的工作还有:参与成立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同时授课于中华图书馆函授学校,筹备并创办进修业余流通图书馆,担任中国国际图书馆主任,筹备上海儿童图书馆等。

1.3 赴闽工作

1940年2月,福建省政府筹办省立福建大学,聘请陈鸿飞为图书馆馆长。1940年11月25日,陈鸿飞接任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他是福建省立图书馆第一位图书馆学专业人员。陈鸿飞贯彻“书求人”的图书馆服务理念,成立了采编部、阅览部、研究辅导部、特藏部和总务部。他积极推广阅读运动,加强图书馆学研究,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为福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2年7月,陈鸿飞从福建省立图书馆离职。

2 陈鸿飞与图书馆专业团体

2.1 陈鸿飞与中华图书馆协会

陈鸿飞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但何时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则无准确的时间。1932、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录中 đều 无陈鸿飞之名,1938年才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名录中。也就是说,其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时间是1935—1938年之间,目前也无资料显示其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中担任何种职务及有何贡献。

2.2 陈鸿飞与上海图书馆协会

1936年,陈鸿飞转职上海市图书馆,即加入上海图书馆协会。1937年3月,上海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九届年会,陈鸿飞当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协会会计。1937年4月,为传播图书馆知识,使市民对于图书馆有更深的认识,上海图书馆协会筹备与市图书馆联合举办图书馆学图书及图书馆工具展览会,陈鸿飞与会并负责展览会的陈列工作。1937年7月7日,展览会正式开幕,由陈鸿飞布置总会场,当时《申报》的新闻报道对陈鸿飞的表现满是赞誉之词:“图书馆编置股主任陈鸿飞君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改编,中国书籍另编分栏,布置井然,各不紊乱,不愧为图书馆之专家,实觉洋洋乎大观……”^[15]

3 陈鸿飞与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及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

抗战以来,各地出版界与书业界及图书馆用品供备事务等,率多地址迁移,或停止营业,以致各地图书馆无从采访、不能订购,深感不便。1939 年,陈鸿飞等为服务文化并辅助图书馆事业发展计,成立“中华图书馆服务社”,陈鸿飞任理事长。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售卖各种图书馆用具,在战时,如果运输便利,有时比各图书馆自制用具更便宜。同时,中华图书馆服务社还代各馆订购中西文书籍杂志,如 1940—1941 年,福建省立图书馆就曾委托中华图书馆服务社订购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同年,该社鉴于各地图书馆服务人员大多未受过专门训练,为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增进工作效能,特聘请上海鸿英图书馆主任吕绍虞主持,创设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私立震旦大学图书馆主任景培元、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陈鸿飞担任教授,授图书馆学主要课程,定期 1 年毕业。

4 陈鸿飞图书馆学成就概览

4.1 图书馆学译介

1935 年陈鸿飞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发表《巴西国立图书馆》《芬兰国立图书馆》两篇文章,该专号系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继组织翻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之后推出的另一举措。专号英文原著者阿伦德尔·埃斯代尔系英国博物院秘书,担任英国图书馆季刊社总编辑,对图书馆事业尤为热忱。沈祖荣这一举措的目的有 3 个:一是对各国国立图书馆有一个整体的观察,不比从前见于各国图书馆杂志所载的是片断、零碎的;二是有一个系统的研究,使考察某国国立图书馆有其创立时间、过渡时期及现在达到的繁荣时期;三是有一个借鉴欧美各国国立图书馆的机会,考察他们的建筑、书籍、经费、组织、供用等问题,由此得出,欧美各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不仅是靠政府的提携,更得之于社会热心学术文化事业人士的捐书捐款。^[16]陈鸿飞的这两篇译介文章分别从沿革、珍本、馆舍、目录、组织、地位、读

者、职员、经费等方面全面介绍巴西国立图书馆和芬兰国立图书馆的情况。巴西国立图书馆早在 1811 年即向公众开放,且持续增加新馆藏;该国还在法律上规定,凡著书人在取得版权时,须将其作品送交该馆。这个规定类似我国民国时期的呈缴本制度。芬兰国立图书馆则对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有明确规定,平常职员须为文学学士及在大学图书馆有相当学习之时期;对于总管及各部主任,则须有博士学位及有研究成果者;未毕业生准许做实习生,充图书馆之他种任用。^[17]巴西和芬兰都属于小国,但其国立图书馆的管理对当时我国公共图书馆有值得借鉴之处。

4.2 索引的编纂

索引一词源自外国,《辞源》云:“将书籍之内容,别为目录,以便检索,日本谓之索引。”“索引”二字成为专名,创自日人,实则肇于西人,英文谓之 Index,本义为指示,也译为“引得”。^[18]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化对我国影响的逐步深入,西方索引理论和索引方法也传入中国,我国涌现出一批索引研究学者,编纂了大量索引,发表了许多索引研究论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亚新的《索引和索引法》(1930)以及洪业的《引得说》(1932)。陈鸿飞对索引的编制与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33 年,陈鸿飞编制了《册府元龟引得》。《册府元龟》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于宋真宗年间编纂,以记载历代君臣事迹为主要内容,亦旁及如《国语》《韩诗外传》《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经籍类之书。全书 1000 卷,940 万字,篇幅巨大,且未标明引文出处,故查阅困难。《册府元龟引得》分为书要、校记和用法 3 个部分,书要主要介绍《册府元龟》一书的编纂情况及主要内容;校记为《册府元龟》的版本考证。陈氏所编引得所用版本为黄刻丁补本,该版本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新昌黄九锡五绣堂本。陈鸿飞先对该版本进行校对,“以其书之内容,校其书之目录,得有遗误 40 条”。接着开始编纂引得,陈鸿飞原计划编纂 3 种引得,即笔画引得、分类引得和四角号码引得。先编纂的是笔画引得,陈鸿飞认为:“笔画引得,检法

虽笨,然最合于一般人之习惯,不习而知者”。^[19]该笔画引得的规则是先以首字笔画之繁简为序,简者在前,繁者在后;同笔画的字,则以起笔之点、横、竖、撇为序等。因为汉字结构的特殊性,导致了单纯的笔画引得不仅编纂困难,使用起来亦费时费力,尤其是针对大部头书编制的引得。陈鸿飞亦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该文的序言中说:“编者曾经试过多种检字法,然皆不如四角号码检查之速”。在编制《册府元龟引得》之前,陈鸿飞曾用四角号码法编制了《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总索引,体会到四角号码法的便捷。他准备与四角号码发明者王云五商妥后,即行采用于编制《册府元龟》引得,但不知何故,四角号码法编制的索引并没有出版。

陈鸿飞对索引的编制一直孜孜不倦,在任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成立了索引组,拟编辑《清史稿列传索引》《福建通志列传索引》《馆藏三十年代中文期刊索引》,这些索引后来随着1942年7月陈鸿飞从福建省立图书馆离职,并没有公开出版。直到解放后的1965年,福建省图书馆才出了一本手写本的《福建列传八种人名索引》。

4.3 佛教典籍分类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日益发展,各省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专门图书馆皆藏有数量不等的佛教典籍,一则灌输新知识,二则保存旧文化。佛教中人太虚大师还拟创办佛学图书馆,专门搜藏佛书,供海内外佛学研究者研讨之需。^[20]佛学与图书馆关系密切,陈鸿飞对佛教典籍的研究亦出于以上原因。1932年,陈鸿飞在多方收集佛教书籍的情况下,发表了《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陈鸿飞首先回顾并梳理了佛经目录上自汉魏下至民国的编撰历史;其次详细介绍了各种分类法,并用图表的方式一一列出,直观明了,并对各种分类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述。在文末,陈鸿飞还罗列了长达5页的参考文献及附注,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此外,陈鸿飞还撰写了《图书馆与文化建设》《图书馆与教育》等论文,对图书馆的教育

与文化职能进行阐述。

5 结语

有关陈鸿飞的资料,从其自福建省立图书馆离职之后便戛然而止,其名字最后一次见诸国内图书馆界是在1948年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名录上,当时他是上海地区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其之后的生涯如何,由于资料所限,有待于后续考察。

参考文献

- [1] 本校消息[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1, 3(4):577.
- [2]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编.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M]. 济南: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 1936:1.
- [3] 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M]. 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165, 172.
- [4]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齐鲁大学代校长及各
部门行政主管报告[Z]. 山东省档案馆, 卷宗
号:J109-01-603.
- [5] 孟雪梅.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224-239.
- [6] 齐鲁大学图书馆之新藏[J]. 中华图书馆协会
会报, 1930, 6(2):18.
- [7] 吴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中)[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1424-1425.
- [8] 会员消息[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2, 7
(4):18.
- [9] 本刊消息[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3, 3
(4):578.
- [10] 陈鸿飞. 册府元龟引得[J]. 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季刊, 1933, 5(1):425-454.
- [11] 兹委任何积馥、杨玉华、陈鸿飞、陶祖鐸为上
海市图书馆总务、征集、编藏、流通部主任
[N]. 上海市政府公报, 1936(174):4-5.
- [12] 张元济. 致李泽彰函[M]//张人凤. 张元济与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 2014:115.
- [13] 屠诗聘. 中国流通图书馆成立缘起及筹备经
过[G]//中国流通图书馆. (下转第29页)